

中国新感觉文学 · 网络校园Y酷炫

青春抛物线

兰兰◎著

网络处女作 · 青春偶像派

青春偶像小说火爆登场

两岸四地同时上市
共同洗涮读者胃口

岁月的青春好好地发泄一把吧！啊！啊！！……

中国新感觉

网络校园Y酷炫

青春抛物线

兰兰◎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抛物线/兰兰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1

ISBN 7-5043-4467-2

I. 青... II. 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997 号

青春抛物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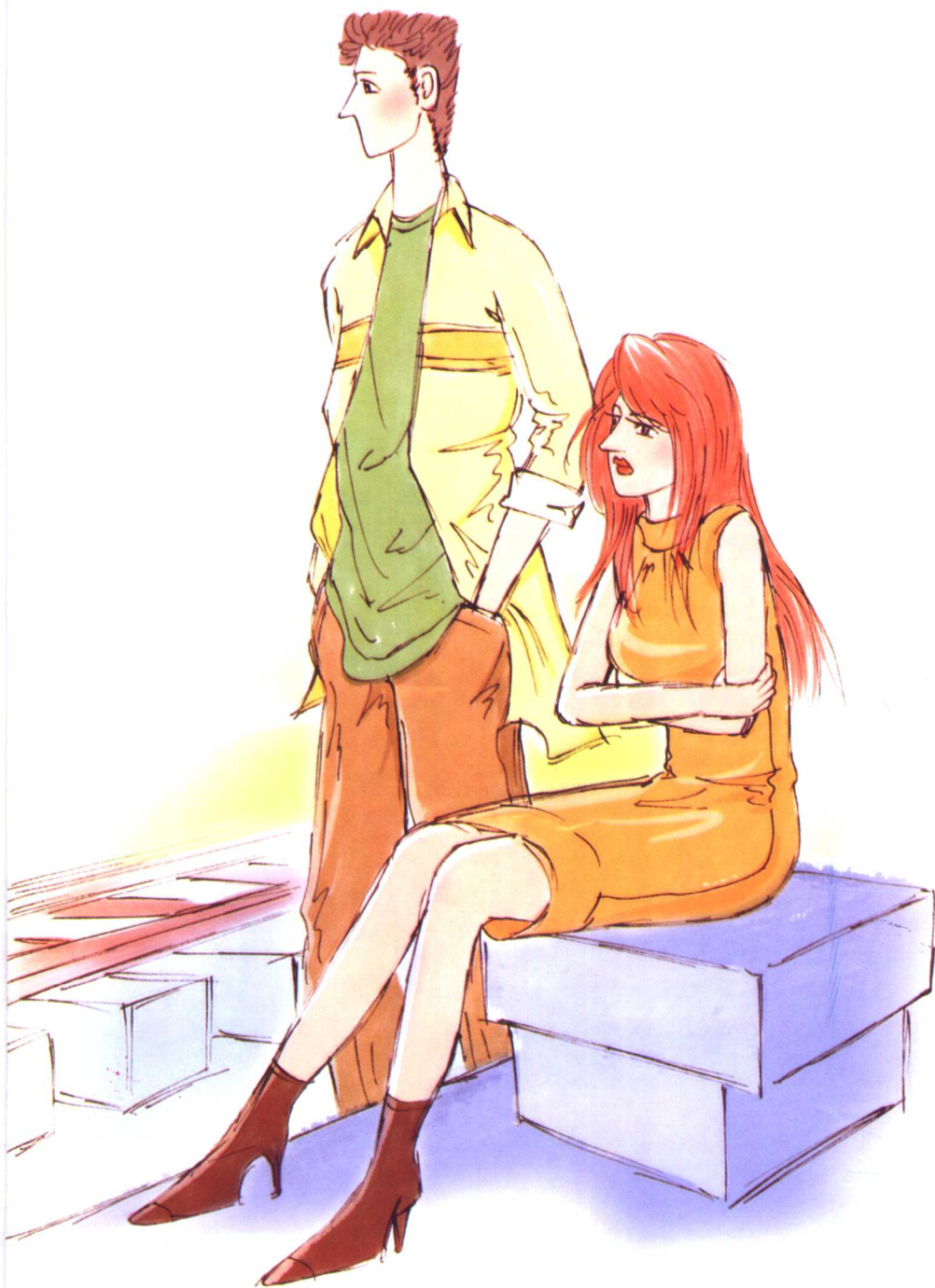
作 者:	兰 兰
责任编辑:	佟 昕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发行热线:	(010) 80499628 8049362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宇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50 (千) 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467-2/I·58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南氏之所以忽然间产生了这么一种强烈地要把灵魂从肉体里扯出去的疯狂子劲儿，是因南氏考上大学了。

南氏认为考上了大学是一场长长的长得不能再长的如厕蹲到了尽头，现在终于可以把腓揩净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唯一的手纸。

南氏感觉身体里简直有座火山在喷发，他对自己说：“你不能把自己憋疯或憋傻，你必须得去找件事儿来干干，泻一泻心里的毒火。”

于是南氏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去干了一件事，一件让周围的人们切齿到了极限的、恨不得骗了他的“好”事。

夜黑风高，这样的夜晚适合杀人放火，适合复仇，适合闹鬼，适合私奔，适合……但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夜晚就像习惯了院子里的鸡鸭猪狗，就像习惯了屋里的锅碗盆勺，就像习惯了太阳从东边出来又从西边掉下去的人们，已经对它失去了敏感——直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村子里的人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一件史无前例开天辟地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儿石头流汗的事情，这件事情让全村人心如火山口，血液成岩浆；眼珠暴突，五官挪移；腿脚抽筋，骨酸筋麻，人们发出惊叹：昨个晚上的确可真是他妈啦巴子的不平常呀——

铁头说，迈进迈出了几十年的门槛，咋黑就生生



地绊了他一个狗啃屎!

石头说:你那算什么,我把那只得了瘟病蔫死了的小母鸡炖了汤,啃鸡骨头时越啃越觉得他奶奶的不对劲,过了好半天我才明白过来了——我啃的哪是什么鸡骨头,我分明是在啃自己的手爪子呀!

“还有呢!”木头女人抢着说,我那口子和大家一样呀!夏天时候哪一晚不是睡在房顶上的,几十年都睡过来了啥事都没有,昨个晚上起来撒尿,他不是照例站在屋沿上解决,而是从房顶上跳了下来,掉在了麦秸垛上还不住大叫——好高的炕呀!

瘪老太太用拐杖点着地神秘兮兮地说:“那个时候我正睡得香呀!门外面一阵阵噼哩啪啦的脚步声把我给惊醒了,我没点灯,半开了窗子向外探出头——哎哟个妈妈呀!你们猜我看见啥来着!”

她把拐杖指向铁头、石头和木头的女人(他们都不由地瞪大了眼睛):“你们死了的父母还有我那个黄泉下的老头子和村上所有故去的人们都正惊惶惶向前奔着呢!看样子仿佛后面有凶神恶煞在追赶似的……我的那九个魂儿呀一下子就给吓飞了八个半,我缩在了被窝里,一直哆嗦到了天亮呀!”

但是,绝大多数的村民可不是在这样哀天怨地抒着情,他们站在房顶上,女人用洗粗土布用的棒槌敲着铝锅或铁盆或养家畜家禽用的石槽伴奏,男人则跳着脚儿,豁开了嗓门破口大骂——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深厚孕育的文化,所以他们骂得天花乱坠、姹紫嫣红、五光十色、争奇斗妍,使顽石点头,使风云变色,使天地动,使鬼神惊,使日月无光。

骂人这活儿需聚精、会神、凝心、敛气,挺胸收腹提颈抬头,丹田较力,需大脑超高效超光速运转,以调动好那些极景致最精彩最顶点最高峰的字眼,厚积薄发,并使舌头以超大型

频率超振幅的运作与之配合，以喷薄而出的气势一泻千里的力度势不可挡的姿态演绎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势浩大。

此时，骂者的灵魂是舞蹈着的，肉体是透明的，他处在他智慧的顶端上。

骂人，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功夫。

村子里的老支书近水楼台，他充分地利用了高音喇叭这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把这一场运动推向了高潮，虽然这只高音喇叭是平日里村民们用来寻找丢失了的猫、狗、锄头、草帽、绣花针的扬“偷”器。

老头儿打开话筒来，丹唇未启先有一块恶痰涌上了喉头，于是，全村人包括牲畜禽鸟、旮旯里的壁虎、厕所里的苍蝇，玉米叶底下的毛毛虫们，都听到了突然一阵晴天霹雳般的疾咳，心肺、鼓膜都欲震碎，众皆悚然，毛发倒立。

这声非同凡响的疾咳为老支书非同凡响的阙词奠定下了不俗的开场，人们听到他猛力吸进满满两肺叶的气，像汽球被充得过满一般，爆炸随即发生——老支书的骂上溯到被骂者的八辈子祖宗下推至第八代传人，中间的各嫡系亲属与七姐八姨的旁支等等无一幸免，主题是对其出身的诋毁，对其女性亲属的侮辱，以及以自己为其长辈的宣扬——其部份摘抄如下：哪一个野汉子狗婊子养的杂种……我是你祖爷爷……我操你妈的妈……你眼儿瞎，鼻子歪，嘴豁，舌头短，驼背腰生疮、腿折脚丫子断、手爪子掉；胳膊一长一短、烂心糟肺腐肠子，你癌症，你艾滋……

此时，村子里，鸡喧狗吠牛哞驴嚎马嘶猪叫，棒槌制造出的喧天的打击乐里，男人们正运用目不暇接的夸张比喻拟人比兴顶针排比等所有手法淋漓尽致地挖掘着中华文化的语言潜力。

网络校园 Y 酷炫



而引起了这所有一切的，是因为村子里，每户人家的祖坟坟头都被削平了，远远地望着，令人想到它们是一匹匹被割去了生殖器的牲口。

以这种天塌地陷的运动为背景，南氏睡得醇厚芳香，绵软悠长，三天三夜，他睡在死一般的幸福里，毕竟三千多个坟头啊！那一夜，南氏累得几乎连皮都挂不住了，肌肉、鼻子、耳朵、眼睛等都摇摇欲坠。

南氏醒来之后，村子里已是似台风过境之后，恢复了安静、平和，蝉在枝头鸣奏着悠闲的黄昏。醒来的南氏第一个动作是呼出一个长长的长长的哈欠，这个哈欠是整整一坛的百年陈酿。

南氏伸伸胳膊把头枕在上面，他望着窗子上的玻璃，那块玻璃很久以前被风打裂了，父亲沿着它的裂纹粘上了纸条，调和了它们分裂，并制止了它们的继续分裂及至破碎。南氏就是望着这块包含了政治哲学的玻璃甜蜜地笑了。

本来，他制订策划了许多其他的发泄方案，如：

一、把童年时候在全班女生面前把自己裤子扯下来的李华杀掉。

二、让三年级时把自己的卷子当众销毁的而且从来都是斜眼珠看自己的老师吃几刀。

三、把那个撵走了父亲半亩的青玉米还不承认在门前打滚说父亲欺侮了她的李寡妇倒挂在她门前的歪脖儿桑树上。

四、蒙块黑布去半里外的公路去劫个人或装鬼把走夜路的人吓个屁滚尿流。

五、到城里看准了最繁华的路段，把自己从二楼上投到那里，像投一颗炸弹。

.....

之所以这些都被放弃了，不是因为他胆子小、血气弱，而是源自于他发自灵魂地对全人类由衷的热爱而不忍心对其造成伤害。

南氏才刚笑到了一半的时候，南氏父亲走进来了，南氏赶忙让脸上的笑容销声匿迹，闭上眼睛装睡。

“说，为啥子做这事儿？”南氏父亲站在炕下问，每个字的份量砸在地上都能溅起一阵黄土。

南氏继续装睡。

“你装！我叫你装！”南氏父亲踢掉鞋子，拎在手上，上得炕来，按住南氏，照准了屁股就拍了下去，动作娴熟，程序也是轻车熟路，而且说不定那鞋自己早就认得南氏的屁股了。

“大！我说，我说。”南氏也熟练地出溜一下子从炕上窜下来。

“说吧！”南氏父亲穿上手里的鞋子，盘腿坐到了炕上。

“我憋得慌。”

“呵！你憋得慌！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成一回子事儿了！”南氏父亲手拍炕沿的气派毫不逊色于县太爷拍惊堂木，“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觅闲愁！你憋得慌！不，我看你是闲愁！说！我平日怎么跟你讲的。”

“大！我记着你的话呢！你说，‘红尘三丈，人生二尺……’”

“好了，”南氏父亲挥手打断了南氏，把腿从炕沿上垂下来，站到地上走出了屋子，“是让你记在心里，不是记在嘴唇子上。饭就在锅里，去吃吧，我先下地去了。”

南氏的父亲不是瞎子，但他的瞳孔是蒙了白色的障的。人们说南氏父亲眼睛里的白障是从娘胎里



带来的，初时只有针尖大小，后来这障就随着南氏父亲一起长大着长大了。小时候，南氏抬头看着父亲时他感觉那两只白色的障是一对翅膀，现在南氏低头看那两只白色的障仍然感觉那是一对翅膀。

这双有一对“翅膀”的眼睛能看到金色的麦穗、黄色的稻谷、红色的高粱、成熟的玉米、饱满的红薯、花生以及牲口们落在路上的粪便……南氏的父亲没钱买肥来施，但却不影响他这个灵魂已浸进了种子里的庄稼人对庄稼长势壮大的渴望，于是南氏父亲便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起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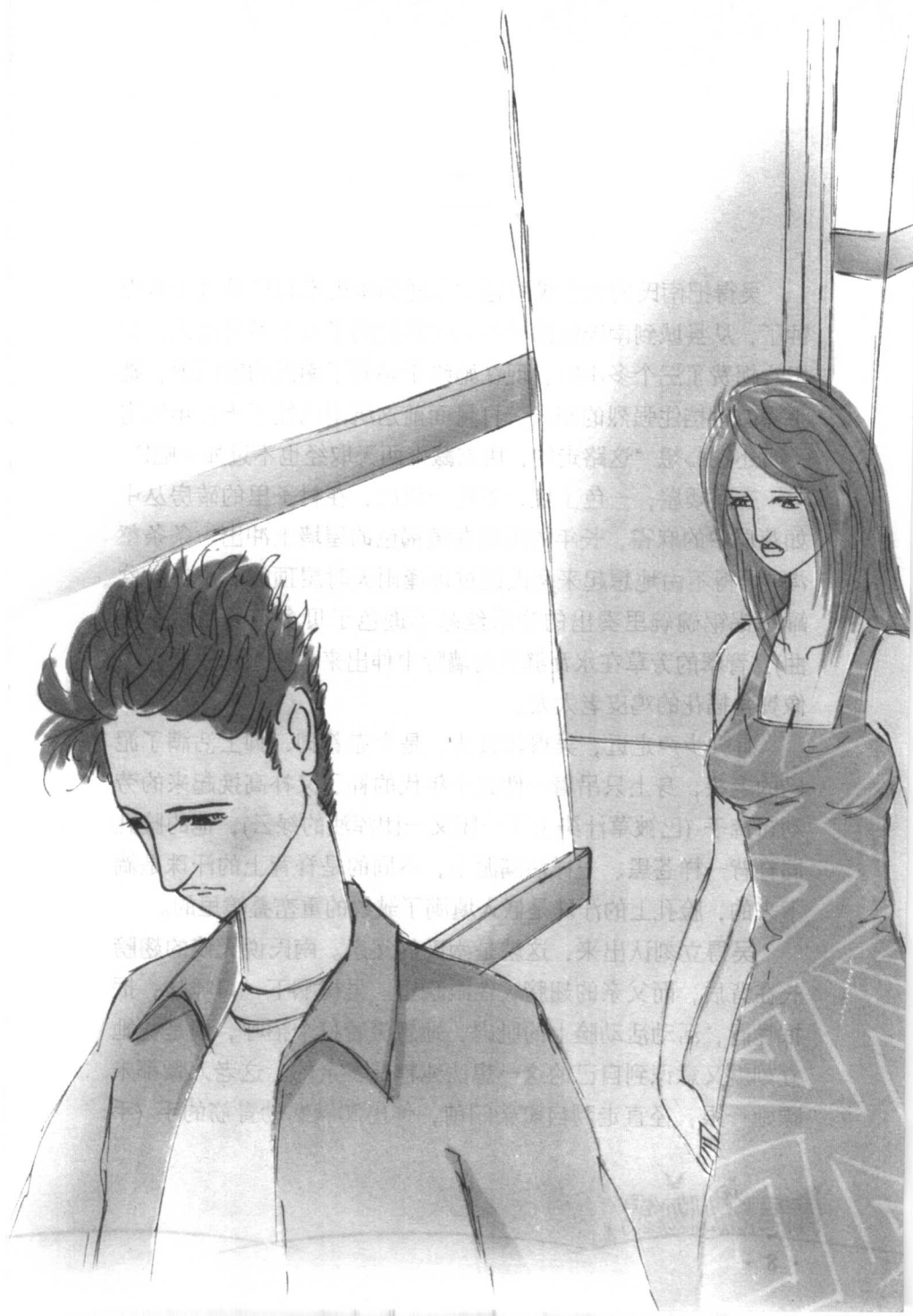
等到他手拎铁锹，柳编筐里装满了农宝（庄稼人对畜粪的称呼）回到村里时，人们才开始了咳嗽，吐痰，踢拉着鞋上厕所，倒尿盆……开始这新的一天。

南氏父亲在他每天起早的路上不仅拾到了一个秋天又一个秋天喜人的收获，还拾到了一件汗衫、一块不小的猪肉、一架破自行车……其中最不能省略的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南氏父亲在这条拾粪之路上拾到了襁褓中的南氏。

南氏父亲拾到南氏时粪筐里已有了大半筐粪，于是南氏的父亲便一手抱着襁褓，一手拎锹直到把筐拾满到与往常一样满时才回了家。

捡到南氏拾满粪筐归来的南氏父亲的形态、姿式、步伐、言语、措词……与往常一般无二，以致于一路上同他打招呼的村人没有意识到他左手上的抱着的那个家伙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直到十余天后，南氏父亲捡到南氏的新闻横扫全村时，那天早上同南氏父亲打了招呼的人们才一拍脑门大叫起来：“对呀！那早儿，我不就是瞧见了么！”

那天，捡到南氏的那天，是南氏父亲的五十岁生日，知天命之年……



二

吴得把南氏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南氏家时已是过午两点钟了，从县城到南氏住的村子光问路就问五十多号的人，七扭八拐费了三个多小时，现在她终于站到了南氏的家门前，她手搭凉棚挡住强烈的阳光，打量面前这所南氏住了十九年的房子时还在心想“这路走的，唐玄藏上西天取经也不过如此吧！”

三间矮屋，一色土坯，不见一块砖，在村子里的砖房丛中如鸡群中的麻雀，长年的雨雪在黄褐色的屋墙上冲出一条条壑沟（吴得不由地想起来南氏说过每逢雨天时屋顶的滴水在盆盆罐罐锅锅碗碗里奏出的音乐丝毫不逊色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青翠的芳草在水瓦缝里与墙隙中伸出来，使这房子看上去像鬓角插花的鸡皮老太太。

有脚步声走近，吴得转过头，是个赤着脚、脚上沾满了泥巴的老头，身上只吊着一件五十年代的补了又补高挽起来的劳动布裤子（已被草汁染上了一团又一团浑浊的绿云），他的脸孔同脊背一样苍黑、一样沾满泥土，不同的是脊背上的汗珠是淌下来的，脸孔上的汗珠是嵌入填满了皱纹的重峦叠嶂里的。

吴得立刻认出来，这就是南氏的父亲。南氏说天使的翅膀长在背后，而父亲的翅膀长在眼睛里。吴得咽下一口唾沫，抿抿嘴唇，活动活动脸上的肌肉，她想笑着打个招呼，但是，她立刻就又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想法纯粹是多余的。这老人瞟都未瞟她一眼，径直走到自家柴门前，伸出爬满蠕动青筋的手（手

指与手掌上满布裂纹，痕里嵌满泥土，黑色的泥土)，揭开门旁短墙上的覆瓦，从下面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门上一把吴得只从电视上看到过的老旧铜锁，然后，这手推开了布满了死去了的苔的柴门。

他没有招呼吴得，但是他把身后的门打得大开了。

吴得在进门之前抓紧审视了一眼南氏家的外观。是的，它的外观看起来的确太历史太斑驳了，无数的岁月唇痕印在上面诉说着无尽的沧桑，但是它却是完整的，围墙（虽然矮），门（虽然旧），锁（虽然老）。

吴得踏进院子，她看到整整一个院子里都种满了高高的番茄树，田埂做路通向门口；北屋向阳一排靠墙的鸡笼里，一色儿全都是白色肥圆的母鸡，她们偏着头一律都用一只眼睛望着主人和吴得。

吴得想起来南氏说他最爱吃西红柿和鸡蛋。

老人走进了最西边独门的屋子里，他往灶膛里塞了麦秸，划根火柴捧进去，再一根一根放进棉花杆，灶火就这样生起来了。老人揭开锅放进水去，那锅干干净净不见丝毫的食物残垢，但是南氏分明同她讲过他家的锅是从来没有刷过的。吴得怀疑南氏这话的真实性，但是南氏是从来没有说过谎的。

南氏父亲就好像看不到蓬竿生辉的吴得，他让煮午饭的灶火着着，拿起一只木盆从屋角的麻布口袋里挖出糠米来拌了水，搬出去，均匀地分布在鸡食槽里，鸡们喧哗着似在鼓掌。

老人拎着空了的木盆走回来，吴得迎上去把南氏的录取通知书递上去：“老伯，南氏的通知书。”

“南氏在田里呢，你去给他吧！”

南氏家田里只种豆，现在，那豆苗才一寸高，但清一色的那种可以做野菜吃的马齿苋却已经二寸高



了，十分的茂盛，大有喧宾夺主之势，经过的人都咋舌问：“这块地是种马蛇菜（马齿苋的俗称）还是种豆苗呀？”

把马蛇菜切碎放盐，用锅（最好为可均匀受热的平底锅）泡一泡去掉涩味，再用油锅过一遍，拌上蒜泥便是一道不错的野味了，而且还有治肠炎痢疾的功效。或者把它晒一整个夏天晒干，成串成串挂起来，在冬天用热水泡过后又可做味道鲜美的饺馅，或者直接切碎拌料便可去给家禽牲畜吃了。

民间传说里说，当初，后羿射日时，现在天上的这轮太阳是因为躲在了马蛇菜下面才躲过了射杀。太阳为了谢恩，因此赐了马蛇菜晒不死的神功。

因此，南氏先铲倒一地的马齿苋，把其拣起来堆就一个个小山包似的堆，再在田边挖了一个坑，最后，把它们一堆堆抱起来扔进坑里，填满，踏实，再盖上一层土。

只有这种埋葬的方法才能杀死它们，因为初铲掉的马齿苋即使在太阳下曝晒一个多月后已成僵尸状时只要一见雨，不管是秧还是叶都会飞速地生了根出来，抓住大地重新生长，而且即使已把其秧叶都埋葬了，每株幼时便开始结子了的，马齿苋的上千粒种籽都会在雨后从泥土中醒过来，日见尺高地长大着繁殖着……现行最厉害的杀草剂也奈何它不得。

南氏和父亲一样赤着脚，只系一条已被草汁染得斑驳的裤子在腰下，整个脊背被太阳染得油黑锃亮仿佛涂过蜡，上面满布的汗水便是蜡油了，南氏简直就是在暑热里燃烧着。

吴得轻轻停住她的白色大众，摇下车窗看着田地里的南氏，看着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南氏。

南氏是在弯腰低着头捡马齿苋时从自己双腿隙间看到了站在身后的吴得。

吴得甩掉了凉鞋，就像南氏那样子赤脚站在被太阳烤得炙